

# 夏之花

原民喜

(翻译 李轶伦)

亲爱的人儿呀，你快地跑  
在散发着芬芳的山野中飞驰吧  
就像那轻快的獐子，就像那快乐的小鹿

口袋里装着从家中佛龕<sup>1</sup>里拿的一束香，又上街买了花，我便给妻子<sup>2</sup>上坟去了。虽说再过几天就到八月十五日——妻子死后的第一次盂兰盆节了，可我还是决定早些去。天晓得这个城市的太平日子能不能持续到那一天呢。虽说这天正是停电日，可一大早拿着花走在大街上的男人只有我一个。我买的那束带有田园风情的小黄花虽然不知叫什么名字，但娇小可人，充满了夏天的感觉。

我往曝晒在烈日下的墓碑上洒了水，把花插在了两旁的花座上，坟前顿时显得清凉了许多。许久，我默默地注视着墓碑和鲜花。这座坟墓里埋葬着我妻子和父母的遗骨。我用火柴把带来的香火点燃，默哀。之后喝了几口墓旁的井水，就从饶津公园那边绕道回家了。我的口袋里一直到第二天还存留着香火的余香。而就在之后的一天，原子弹无情地袭来了。

当时我正在厕所里，所以才捡了一条命。八月六日的早晨，我八点左右起了床。前天晚上响了两次警报，但都是有惊无险。快到凌晨的时候我把衣服都脱掉，换上了好久没有穿的睡衣。起床后我只穿着一条短裤，妹妹看见了，嘟嘟囔囔地抱怨着我不该睡懒觉。我没理她，进了厕所。

就在几秒钟之后，突然，一阵巨大的冲击从天而降，整个世界顿

时变得一片灰暗。我吓得大叫一声，抱着头站了起来。然而，我的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到狂风暴雨肆虐般的声音。我摸索着拉开门，挣扎着走了出去。这时，眼前才渐渐地浮现出支离破碎的房屋模糊轮廓，意识也稍稍清晰了一些。

这一切就像是一场恶梦。那阵强烈的冲击之后，虽然眼睛看不见了，但我知道自己还没有死，只是自己的叫声听起来仿佛是别人的声音。紧接着我就意识到是遭了殃，愤怒之情也油然而生。然而，当我朦胧地看清周围时，便发现了自己正站在一出惨剧的舞台上。这样的惨状好像以前在什么电影中看到过。尘土烟腾腾地弥漫着渐渐散落下来，透过烟尘，可以看到远处蓝色的空间。到处是断墙残垣，这样的空间也越来越多，光线从四面八方穿射进来。榻榻米都被掀起来了，我小心翼翼地走在破烂的地板上时，妹妹踉跄着冲过来大喊：

“怎么样？你没事吗？不要紧吧？”接着又说：“眼睛出血了，快去洗洗！”并告诉我厨房水池的自来水还能用。

我这时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就说：“先给我找件穿的东西。”妹妹从毁坏的壁柜里给我找出了一条短裤。正在那时，一个满脸是血的男人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他只穿着一件衬衫，看起来像是工厂的人。看见我只说了一句：“你没事吧。那太好了。”然后，嘴里一边念叨着：“电话，电话，得赶紧打电话。”一边急匆匆地走了。

房子到处千疮百孔，地板四壁凌乱不堪，只有柱子和门槛孤单地立在那里。异样的沉默持续了许久。这就是我家最后的样子。然而，后来才知道，这附近的房子几乎都变成了废墟，而我家连二楼都没倒，地板也还很结实。这房子真不愧是我那细心成癖的父亲的杰作，时隔四十年之久依然坚固。

我跨过横七竖八的榻榻米和拉门，想去找一些遮体的衣物。上衣很快就找到了，可裤子怎么都找不到。

寻找的同时，散乱在屋中的东西一件件映入眼帘：昨晚看到一半

的书翻乱在地上；从屋梁上落下的匾额，杀气腾腾地拦着去路。我先后找到了水壶、帽子，可还是没有找到裤子，于是又开始找鞋穿。

这时，屋外过来一个人，原来是事务所的K君。他认出了我，痛声喊道：“我受伤了。快救救我！”说着，就瘫坐在了地上。他的额头上泛着鲜血，眼中含着眼泪。

“哪儿受伤了？”我问。“膝盖。”他按着膝盖，满是皱纹的脸孔扭曲着。

我把身边的一些布条递给了他，往自己脚上套了两双袜子。

“啊！冒烟了，快逃吧！快带我一起逃吧！”这个比我岁数大很多，而且平时活力十足的K君现在好像变得有点神魂颠倒，怯怯地不断催促着我。

向屋外一眼望去，到处是房屋的废墟，除了远处几座钢筋水泥的建筑物以外，一切都不复存在了。院子里的土墙被翻了个个儿，一棵高大的枫树断为两截，树梢压在水盆上。K君蹲在防空壕中，怔怔地说：

“就躲在这儿吧，这里还有水槽呢。”

我说：“不，还是去河边吧！”K君不愿意去，竟装起傻来：

“河边？往哪儿走能到河边来着？”

要逃就得做好准备。我从壁柜中取出一套睡衣递给他，把窗帘撕开，又捡了个垫子，掀起榻榻米，取出了藏在下面的应急用逃生行囊。我沉了一口气，把包扛在了肩上。

旁边的制药公司的仓库中窜出了红色的火苗，不逃不行了。我迈过截断的枫树，踏上了逃生之路。

这棵大树以前一直挺立在我家院子的角落中，充满了儿提时代的梦想。然而，今年春天回到久别的家乡后，我惊奇地发现这棵树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机勃勃了。而且，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故乡的一切都失去了自然的柔和感，好像是一些冷酷无情的无机物的集合。每次进入对着院子的客厅，脑中就会浮现出“厄舍古屋的倒塌”这样的

词句，且久久挥之不去。

我和 K 君跨过倒塌的房屋，绕开障碍物小心翼翼地前行。渐渐感觉脚下的路平坦起来，便知是上了马路，于是加快了脚步，开始在路当中急行。忽然，从废墟中传来一个人的声音：“大叔！”回头一看，是一个满脸是血的女人边哭边向我们走来。“救救我！”她满脸恐惧，拼命地跟着我们。走了一会儿，又有一个老太太挡在我们面前，像孩子一样哭诉着：“房子着了，房子着了！”只见房屋浓烟四起，不一会儿就被火焰吞没了。我慌忙从着火的房子旁跑过，上了大路，逃向荣桥边。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避难者，而且人越来越多。

有人在桥上喊：“能行动的人快用水桶救火！”我朝泉邸<sup>3</sup>的竹林方向走去，在那里和 K 君失散了。

逃难的人把竹林踩倒一片，自然形成了一条路。仰望上空，树木的顶部就像都被削平了一样。河边的这座源远流长的名园现在已是伤痕累累。灌木丛旁蹲伏着一个中年妇女，她神情恍惚，像丢了魂儿一样，那表情就像会传染给别人。这么奇怪的表情我是头一次见，而那以后，我看到了更多更奇怪的面孔。

河岸边的灌木丛附近有一群从工厂逃出来的女学徒。她们都负了轻伤，虽被突如其来的灾祸吓得发抖，却异常兴奋地谈论着。忽然，我看到了大哥，他穿着一件衬衫，手里拿着一个啤酒瓶，看上去并无异样。对岸的建筑物也都倒了，只剩下孤零零的电线杆和肆虐的火舌。我瘫坐在河岸的路边，忽然心生起一种安堵感：“没事了，已经过去了。”该来的终究会来，担心害怕也没有用。多半的人葬身于这场灾难，自己却大难不死，这更让我感受到了幸存下来的意义。

我想，一定要把这一切记录下来。尽管当时我对于这次空袭的真相还一无所知。

对岸的火势越来越猛，为抵挡袭来的热浪，我把带来的坐垫在满潮的河水中浸湿，盖到了头上。这时，突然听到有人喊：“空袭！”“穿

着白色衣服的人快躲到树下！”大家急忙慌乱地爬到了树丛中。阳光照射下的树丛对面似乎也有火在燃烧。我屏住呼吸藏了一阵子，看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又向河边行进。对岸的火势丝毫不减，热浪不断从头顶上卷过，黑烟滚滚地流向河中央。

忽然，天空一片黑暗，下起了倾盆大雨。雨水使大火收敛了一些，可不一会儿天就晴了，对岸的大火还在烧着。大哥和妹妹还有几个邻居们也在岸这边，大家聚集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谈论着今早发生的事。

当时，哥哥正在事务室的桌旁工作，门外一道闪光之后，突然被抛出一间多<sup>4</sup>远，然后就被埋在了瓦砾之下。他挣扎了一会儿，终于发现了一道缝隙，从那里爬了出来。他听到工厂那边传来的学徒工们的呼救声，就奋不顾身地跑去救人了。

妹妹在门口看见了闪光，连忙躲到了楼梯下，所以没有受什么伤。大家一开始都以为只是自己家遭到了空袭，可出外面一看才发现到处都变成了废墟，惊得目瞪口呆。然而，奇怪的是，房子都被炸成了废墟，却不见爆炸后的弹孔。这一切发生在警报解除后不久。空中突然闪过一道亮光，接着传来像镁燃烧时发出的“唰”的声音，人就被一股巨浪掀倒了。妹妹颤抖着说：“简直就像是魔法一样。”

对岸的火势稍有减弱，可忽然听到有人喊：这边庭园的树木也着起来了，我一看，果然有烟尘冉冉地升上高空。河水还没有退潮，我沿着石崖向水边走去，走了不一会儿，脚边飘过来一个很大的白色木头箱子，里面装着洋葱，很多掉出去的洋葱飘在河面上。

我把箱子拉过来，拿出里面的洋葱，递给了岸边的人。这些洋葱是从上游冲过来的，那里有一架铁桥，货车在桥上翻了车，这些洋葱是从车上掉出来的。正在捡洋葱的时候，又听到了呼救声，我一看，是一个少女紧紧地揪着一块木板在河水里沉浮。我找了一块比较大的木头推入河中，跟着游了过去。虽然好久没有游泳了，不过还是顺利地把她救了出来。

对岸的大火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又熊熊燃烧起来，黑烟滚滚，火势越来越猛。不时间，大火就吞噬了一切，留下的只是一些黑漆漆的残骸，显得格格外空虚凄惨。那时，我突然感觉到极其透明的空气层摇动着从下游方向的空中流过，直抵河中央。刚意识到这是龙卷风，一阵烈风就掠过了头顶。周围的草木激烈地摇动着，许多树木被连根拔起，像箭一样在空中翻卷，然后被抛进一片混浊中。我忘了当时周围的空气是什么颜色的了，只记得充满了恐惧的阴霾之中，散发着地狱画卷般绿色的微光。

龙卷风过后，已经快到傍晚了，那时，一直没见踪影的二哥也终于来了。他的脸上一片淡墨色，衬衫也破了。那时候他看起来并无大碍，皮肤就像去海水浴之后晒黑了一样，可后来皮肤化了脓，治了好几个月。

当时，二哥正好有事回家，他突然发现天上有飞机，接着看到了三道怪异的光，然后就被掀起两米来高。他把埋在废墟中的妻子和女佣人救了出来，让女佣人带着两个孩子先逃，就又去救邻居家的老人了。

嫂嫂正在挂念着孩子们，突然听到了女佣人的喊叫声。女佣人胳膊疼得厉害，眼看就快抱不动孩子了。

泉邸的竹林也着起火来了。到了晚上，火也许会烧到这边，所以我们打算趁天还亮着渡河到对岸去。可是四周见不到一艘船。我们分成两路，大哥他们绕行渡桥，我和二哥往上游的方向前进去找船。

我们顺着河边狭窄的石头路前进，一路上遇到了很多从未见过的人群，那景象简直难以用语言表达。斜阳把岸边照得格外苍白惨淡，到处是逃难者的身影。这些人都面目全非，肿得让人看了分不出是男是女，眼睛挤成了一道缝，嘴巴烂得不成样。他们受伤的肢体惨不忍睹，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每走过一个像怪物一样的伤者身边，他们都会用细弱的声音说：“给点儿水喝吧！”、“救救我！”

“这位大叔！”一声尖锐而哀切的呼唤让我停住了脚步。我看到河中有一具少年的尸体，裸着身子，头完全淹没在水中。离尸体不到一米的石头台阶上蹲着两个女人。她们的脸肿得有平常的一倍半，可怕地扭曲着，从被烧焦的长头发才能看出是个女人。看到这副模样我顾不上怜悯，只觉得毛骨悚然。她们见我停了下来，就苦苦哀求说：“那棵树边有一条被子，是我的，能不能劳您拿过来。”

我一看，树边果然有被子。然而，上面躺着一个濒死的重伤员，看来是帮不了她们了。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只小木排，把网绳解开向对岸划去。到对岸时天已经暗了下来，这里也有很多受伤的人。河边蹲着一个军人，看到我们过来，便哀求说：“给点儿水喝吧。”我把他扶起来，让他靠在我的肩上一同行走。他十分艰难地在沙滩上一步一步地挪着，忽然挤出一句话：“还不如死了好！”听了他的话，我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此时，我们之间的沉默中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愤怒。我让他在路上等我，然后走到石崖下面，想看看堤坝上水房的情况。只见热气升腾的地方，一个人正端着碗缓慢地喝着水。他的头部异常肿大，皮肤烧得焦黑，就像是一粒粒黑豆一样。他的头发也很奇怪，后脑勺中间有齐齐的一条直线，下部就像被剃光了一样。（之后看到很多和他一样被烧伤的人，我才明白这是因为帽沿以下的头发被烧光了的缘故。）我拿了碗，正要给刚才的伤兵送水去，又看到一个重伤兵跪在河中，大口大口地喝着河水。

天渐渐黑下来了，远远可以看到泉邸附近惨淡的天空和血红色的火苗。沙滩上有人用木片烧火做饭。附近躺着一个女人，头肿得很厉害。直到她问我要水喝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人二哥家的女佣人。她抱着婴儿从厨房出来的时候被光线照到，脸部、胸部和手被烧伤。之后，她带着婴儿和长女先逃走了，可在桥的地方和长女走散，只抱着婴儿逃到了河边。她的手为了挡脸被烧得血肉模糊，她说：像被生

生撕破一样痛。

潮水涨上来了，我们不得不往堤坝的方向移动。天已经完全黑了，可四周到处都是发狂般的声音：“给我水，给我水！”河岸边的人们也渐渐慌乱起来。堤坝上风很大，不能在这里睡觉。对面就是饶津公园，可是天太黑，只能隐隐约约看到被折断的树影。哥哥们找了一个土坑躺下，我也找到了一处洼地爬了进去。旁边横躺着三、四个受了伤的女学生。

“对面的树也着火了，我们是不是应该逃呢？”有人担心地问。我从洼地中出来，看到了二、三町<sup>5</sup>以外的树上的火焰，不过看起来不会烧到这边。

“会烧到这里吗？”受伤的女孩不安地问道。

我告诉她：“不会的。”

“现在有几点了？还不到十二点吧？”她又问。

正在这时，听到远处响起了警报声。看来还有没被毁坏的警报器。街道的火势还很猛，火光看起来是下游方向的。

“天早点儿亮就好了。”女学生唉叹道。

“爸爸，妈妈……”她们忽然轻轻唱起歌来。

“火真的不会烧到这里吗？”受伤的女孩又问。

河边回荡着各种凄惨的声音：有响彻四面八方的年轻人的惨叫声；“水，水，给我水……，啊，妈妈、姐姐、小光……”撕心裂肺般的呼喊声；“啊……，啊……”痛苦且微弱的呻吟声。

——小时候，我来这里抓过鱼。那时的记忆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那天很热，河边立着一块LION牌牙膏的广告牌，火车时常通过铁桥发出轰隆隆的声音。那和平安宁的景象就像是梦一样。

天亮了，昨夜的哭嚎呻吟声也平息了。那撕心裂肺般的惨叫仿佛还回荡在耳边，四周静静地吹着晨风。大哥和妹妹往家的方向走去，二哥他们往东练兵场的治疗所去了。我也正打算往练兵场方向前进，



身边的士兵求我带他一起走。这个士兵是个大个子，受伤相当严重，搭着我的肩膀艰难地挪着步子。我们的脚边到处是瓦砾和尸体，还冒着热气，前路充满了恐怖和险恶。走到常盘桥时，他筋疲力尽，一步也走不动了。他让我先走，我们便在那里分开，我一个人向饶津公园方向走去。路上偶尔有一些没有完全烧毁的房屋，但到处都像闪光留下的爪痕一样伤痕累累。在一片空地上聚集着一群人，一看，原来那里有自来水。在那里，我偶然听到了侄女在东照宫避难所的消息。

我急忙往东照宫赶去，到那里的时候正好见到小侄女和她母亲重逢。昨天在桥头和女佣人走失后，她跟着别的人一起逃了。一看到自己的母亲，孩子突然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她的脖子被烧伤了，黑乎乎的，看上去很疼的样子。

治疗所设在东照宫的入口处。先由警察查问户籍和年龄等并填写在纸上，之后，负伤的人们拿着填好的纸排队，人太多，伤员们要在烈日下等一个小时左右。尽管如此，能排上队的还算幸运。一个被烧伤的女孩痛得在地上直打滚，大声哭喊着：“军人们，快救救我！军人们呀！”

还有一个穿着警防团制服的男子，烧得肿胀不堪的头枕在一块石头上，张开黑漆漆的嘴巴求救：

“谁来救救我呀！啊……。护士！医生！”可是没有人顾得上管他们。警察、医生、护士都是从别的城市调来支援的，人数极其有限。

陪着二哥家的女佣人一起排队，她浮肿得越来越厉害，不时地要蹲着休息一会儿。等了很长时间终于轮到了我们。接受治疗以后，我们去找休息的地方，可东照宫内到处躺满了重度伤号，找不到一处帐篷甚至树阴。我们只好在石崖上搭了一些薄薄的木材当屋檐，大家钻到下面，六个人就在这个狭窄的地方挤了二十四小时以上。

旁边也有一个相似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男人，躺在席子上不停地动。他没穿衬衫也没有上衣，裤子也只剩下一条腿将将能盖到腰上，

四肢和脸部都受了伤。他跟我搭话，说爆炸时在中国大楼<sup>6</sup>七层。看来他是一个生命力极强的人，凭着一张嘴托人求人，竟然逃到了这里。这时，一个浑身是血、系着“候补干部”腰带的青年误闯进了他的地盘，这个男人大怒：“哎！哎！快出去！我都伤成这样了，你碰我一下我绝不饶你。外面那么大地方，偏偏跟我抢。真是的！快走！”浑身是血的青年被他吼得目瞪口呆，抬起身走了。

离我们两米多远的地方有一棵叶子很少的樱树，树下横躺着两个女学生。两个人的脸都被烧得焦黑，瘦小的脊背曝晒在烈日下，呻吟着乞求水喝。她们是女子商业的学徒，来附近挖番薯时遇难的。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脸被烤伤的妇女，她穿着农村劳动裤，放下手提包坐了下来。……天又渐渐黑了下來，想到又要在这样的地方过夜，不禁觉得悲凉起来。

天还没有亮，就不时传来念佛的声音。很多人在这里不断死去。太阳升起的时候，女子商业的两个学徒也死了。警察查看了扎在水沟中的尸体之后，又朝穿着劳动裤的妇女走去。那个妇女倒在地上看樣子也咽气了。警察打开她的手提包看了看，发现里面有存折和公債，看来她是从外地来的。

正午时分，响起了空袭警报，能听得到爆炸声。我渐渐习惯了周围的悲惨恐怖的景象，可疲劳和空腹却难以忍受。二哥家的大儿子和小儿子因为去了市内上学，现在还不知情况怎样。死人越来越多，尸体就那样随便放置着。人们都怀着绝望的心情慌乱地走着。练兵场传来的喇叭声，这时显得格外嘹亮。

烧伤的侄女不停地大哭，女佣人也频频要水喝，大家都快撑不住了。这时大哥回来了，他昨天先去了一趟疏散了大嫂的廿日市町，今天又和八幡村的人交涉，雇来了一辆马车。于是，我们都坐上车离开了这里。

马车载着二哥一家、我和妹妹从东照宫向着饶津出发了。而就在

从白岛到泉邸入口的中途，二哥在西练兵场的空地上发现了一具看起来很熟悉的穿着黄色短裤的尸体。他急忙跳下马车跑过去，我和嫂嫂也跟了过去。从系在裤子上的腰带可以看出，那无疑是我的小侄子文彦。他没有上衣，胸部鼓起一个拳头大小的肿块，从中渗流着液体。被烧焦的脸上隐隐约约可以看到白色的牙齿，他的两手向上伸直，手指握得紧紧的，指甲都嵌进了肉中。旁边是一具中学生的尸体，不远处，也有一具年轻女孩子的尸体。每具尸体都僵硬地保持着某种姿势。二哥把文彦的指甲剥下，连同腰带一起作为遗物收起来，写上了名字，就离开了那里。这场遭遇真是令人欲哭无泪。

马车接着向国泰寺驶去，过了住吉桥又驶向己斐方向，已变成了一片废墟的闹市区一收眼底。

烈日下，银色的虚无在闪光、在扩展。那里有路、有河、还有桥，此外，到处还有皮开肉绽、浮肿不堪的尸体。这简直是一个巧夺天工的新地狱，这里没有一点生机，就连尸体的表情也像是模型或机器制造出来的一样。他们在痛苦挣扎的一瞬定型，那僵硬的肢体看上去有一种怪异的节奏感。零乱的电线和无数的碎片就像是一幅在虚无中战栗的怪异图案。而再看看那翻倒在地并烧毁的电车和摔倒的高头大马，又会觉得自己好像处在超现实派画的世界中。国泰寺中高大的樟树被连根拔起，横在地面上，墓碑四处散乱着。浅野图书馆只剩下一个轮廓，现在成了尸体收容所。路上到处飘散着残烟和尸臭。桥没有被摧毁，孤零零地架在河上，这反倒让人觉得意外。这样的景象用片假名来描写可能更合适：

亮闪闪的碎片

灰白色的残骸

就像全景画一样宽广连绵

尸体被烧得血肉模糊，却飘动着怪异的节奏感

这一切是真还是幻？

整个世界被横扫一空  
只留下电车翻倒在地  
那旁边是马的尸体，肚子膨胀得出奇  
电线嗤嗤作响 弥漫着死的气息

马车在无边无际的废墟中穿行，到了郊外仍可以看到倒塌的房屋。过了草津，终于渐渐显出青绿色，让人感到离灾祸远了一些。一群群蜻蜓在稻田上飞舞着，格外显眼。通往八幡村的路远而单调，到达的时候已经是黑夜了。从第二天起，我们在这里开始了悲惨的生活。受伤的人恢复得很慢，由于粮食不够，健康的人也开始渐渐衰弱。女佣人烧伤的胳膊严重化脓，招来很多苍蝇，不久生了蛆，无论怎么消毒也不管用。一个多月后，她就死了。

逃到这个村子后四五天，失踪了的在上中学的外甥也来了。那天早上，他到学校去疏散建筑，在教室里看到了闪光，马上就藏到了桌子下。虽然被倒塌的屋顶压在了下面，可他奋力挣扎，找到一条缝隙钻了出来。逃生的学生只有四五人，其他的人都死在了那一瞬间。他和幸存的四五个学生先逃到了比治山，在逃难的路上他开始呕吐，吐出了白色的液体。后来，他们一起坐火车到了一个同学家去避难。到这里来的一个星期后，外甥开始脱发，只过了两天头发就全掉光了。据说，这次的遭难者中掉头发和流鼻血的都没救。脱发后的第十二、三天，外甥开始流鼻血，医生说可能他连今晚也活不过去了。可外甥虽然伤势很重，却一直坚持了下去。

N 第一次坐火车去疏散工厂，爆炸时恰巧火车正在过山洞。火车钻出山洞，他看见广岛方向有三个降落伞缓缓地飘在空中。火车一到站，他看到车站的玻璃都碎了，吃了一惊。到了目的地，他一了解到事情的详情，便立刻踏上了回程的火车。一路上，可以看到对面驶过的火车上载着许多不堪目睹的重伤员。大火还没有熄灭，柏油路被烤得火

烫，可是他实在等不及了，向妻子工作的女子学校马不停蹄地奔去。

被烧毁的教室里四处横着学生们的尸骨，校长室残垣中有一堆白骨，看上去像是校长。他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妻子的尸体，便急忙向家里跑去，他的家在宇品港附近，虽然房子倒塌了，不过没有着火。然而，妻子不在家里，他只好到往女子学校的路上一具一具地确认尸体。大多数的尸体是脸朝下趴在地面上，他一个一个地抱起来看，虽然每张脸都面目全非，可还是没有找到与妻子相似的尸体。

最后，他只好去别的地方四处寻找。一个水沟中泡着十几具尸体，互相压在一起。架在河岸上的梯子上也挂着三具尸体，保持着向上爬的姿势。等公车的人们也在一瞬间变成了僵尸，他们还站立着排着队，一个人紧紧抠住前面的人的肩膀。从乡下动员来疏散住房的人们全部丧生，遍地都是尸体。西练兵场的惨状简直难以言表，军人们的尸体堆积成山，难以计数。可是，找遍了所有地方，还是没有找到妻子。

N 找遍了所有的收容所，查看了每一个受重伤的人，他看到的每一张脸都不堪入目、极其悲惨，但都不是自己的妻子。三天三夜，他不知看了多少尸体和伤员，最后，只好又回妻子工作的女子学校去了。

- .....
- 1 佛龕……日本的家庭中往往设有小佛龕，供奉着已逝家人的牌位。
  - 2 盂兰盆节……八月十五日正值日本的盂兰盆节。盂兰盆节是缅怀故人的节日，一般要去扫墓。在现代日本社会，盂兰盆节期间大多公司都会作为暑假休息一个星期左右。人们往往利用这个假期回家乡探亲扫墓。
  - 3 泉邸……广岛藩主浅野家的别邸。原子弹爆炸后成为避难场所。
  - 4 间……日本的传统长度单位。1间为约1.82米。
  - 5 町……日本的长度单位。1町为约109米。
  - 6 中国大楼……这里的“中国”指的是日本中部地区。
  - 7 片假名……日语的文字有汉字、平假名、片假名三种。片假名除用于外来语、拟声拟态词之外，还用于强调，有正式、古典的感觉。
  - 8 疏散建筑……战时为了避免空袭后火灾蔓延，政府令市民拆除密集的建筑，这被称为“疏散建筑”。



(日本語原文) 夏の花 原民喜

わが愛する者よ 請う 急ぎはしれ  
香わしき山々の上にありて  
<sup>のろ</sup>獐のごとく 小鹿のごとくあれ

私は街に出て花を買うと、妻の墓を訪れようと思った。ポケットには仏壇からとり出した線香が一束あった。八月十五日は妻にとって初盆にあたるのだが、それまでこのふるさとの街が無事かどうかは疑わしかった。ちょうど休電日ではあったが、朝から花をもって街を歩いている男は、私のほかに見あたらなかった。その花は何という名称なのか知らないが、黄色の小瓣の可憐な野趣を帯び、いかにも夏の花らしかった。

炎天にさらされている墓石に水を打ち、その花を二つに分けて左右の花たてに差すと、墓のおもてが何となく清々しくなったようで、私はしばらく花と石に見入った。この墓の下には妻ばかりか、父母の骨も納まっているのだった。持って来た線香にマッチをつけ、黙礼を済ますと私はかたわらの井戸で水をのんだ。それから、<sup>にぎつ</sup>饒津公園の方を廻って家に戻ったのであるが、その日も、その翌日も、私のポケットは線香の匂いがしみこんでいた。原子爆弾に襲われたのは、その翌々日のことであった。

私は<sup>かわや</sup>厠にいたため一命を拾った。八月六日の朝、私は八時頃床を離れた。前の晩二回も空襲警報が出、何事もなかったので、夜明け前には服を全部脱いで、久し振りに寝間着に着替えて眠った。それで、起き出した時もパンツ一つであった。妹はこの姿をみると、朝寝したことをぶつぶつ難じていたが、私は黙って便所へ入った。

それから何秒後のことかはっきりしないが、突然、私の頭上に一撃が加えられ、眼の前に暗闇がすべり墜ちた。私は思わずうわあ<sup>わめ</sup>と喚き、頭に手をやって立ち上った。嵐のようなものの墜落する音のほかは真っ暗でなに

もわからない。手探りで扉を開けると、縁側があった。その時まで、私はうわあという自分の声を、ざあーというもの音の中にはっきり耳にきき、眼が見えないので悶<sup>もだ</sup>えていた。しかし、縁側に出ると、間もなく薄らあかりの中に破壊された家屋が浮び出し、気持もはっきりして来た。

それはひどく厭な夢のなかの出来事に似ていた。最初、私の頭に一撃が加えられ眼が見えなくなった時、私は自分が倒れてはいないことを知った。それから、ひどく面倒なことになったと思ひ腹立たしかった。そして、うわあと叫んでいる自分の声は何だか別人の声のように耳にきこえた。しかし、あたりの様子が朧<sup>おぼろ</sup>ながら目に見えだして来ると、今度は惨劇の舞台の中に立っているような気持であった。たしか、こういう光景は映画などで見たことがある。濛<sup>もうもう</sup>々と煙る砂塵の向こうに青い空間が見え、つづいてその空間の数が増えた。壁の脱落したところや、思いがけない方向から明りが射して来る。畳の飛び散った坐板の上をそろそろ歩いて行くと、向うから凄まじい勢いで妹が駈<sup>か</sup>けつけて来た。

「やられなかった、やられなかったの、大丈夫」と妹は叫び、「眼から血が出ている、早く洗いなさい」と台所の流しに水道が出ていることを教えてくれた。

私は自分が全裸体でいることを気付いたので、「とにかく着るものはなにか」と妹をふりかえると、妹は壊れ残った押入からうまくパンツを取出してくれた。そこへ誰か奇妙な身振りで闖入して来たものがあった。顔を血だらけにし、シャツ一枚の男は工場の人であったが、私の姿を見ると、「あなたは無事でよかったですな」と言い捨て、「電話、電話、電話をかけなきゃ」とつぶやきながら忙しそうにどこかへ立去った。

至るところに隙間ができ、建具も畳も散乱した家は、柱と敷居ばかりがはっきりと現れ、しばし奇異な沈黙をつづけていた。これがこの家の最後の姿らしかった。後で知ったところによると、この地域では大概の家がペしゃんこに倒壊したらしいのに、この家は二階も落ちず床もしっかりして

いた。よほどしっかりした普請<sup>ふしん</sup>だったのであろう。四十年前、神経質な父が建てさせたものであった。

私は錯乱した畳や襖の上を踏み越えて、身につけるものを探した。上着はすぐに見つかったが、ずぼんを求めてあちこちしていると、めちゃくちゃに散らかった品物の位置と姿が、ふと忙しい眼に留るのであった。昨夜まで読みかかりの本が頁をまくれて落ちている。長押<sup>なげし</sup>から墜落した額が殺気を帯びて小床を塞いでいる。ふと、どこからともなく水筒が見つかり、つづいて帽子が出てきた。ずぼんは見あたらないので、今度は足に穿くものを探していた。

その時、座敷の縁側に事務室のKが現れた。Kは私の姿を認めると、「ああ、やられた、助けてえ」と悲痛な声で呼びかけ、そこへ、ぺったり坐り込んでしまった。額に少し血が噴き出ており、眼は涙ぐんでいた。「どこをやられたのです」と訊<sup>たず</sup>ねると、「膝じゃ」とそこを押えながら皺<sup>しわ</sup>の多い蒼顔を歪める。

私はそばにあった布切れを彼に与えておき、靴下を二枚重ねて足に穿いた。

「あ、煙が出だした、逃げよう、連れて逃げてくれ」とKはしきりに私を急せかし出す。この私よりかなり年上の、しかし平素ははるかに元気なKも、どういものか少し顛動<sup>てんどう</sup>気味であった。

縁側から見渡せば、一めに崩れ落ちた家屋の塊があり、ややかなたかなたの鉄筋コンクリートの建物が残っているほか、目標になるものも無い。庭の土塀のくつがえった脇に、大きな楓の幹が中途からポックリ折られて、梢<sup>こずえ</sup>を手洗鉢の上に投出している。ふと、Kは防空壕のところへ屈み、「ここで、頑張ろうか、水槽もあるし」と変なことを言う。

「いや、川へ行きましょう」と私が言うと、Kは不審そうに、「川？ 川はどちらへ行ったら出られるのだったかしら」と嘯<sup>うそぶ</sup>く。

とにかく、逃げるにしてもまだ準備が整わなかった。私は押入から寝間



着をとり出し彼に手渡し、さらに縁側の暗幕を引き裂いた。座蒲団も拾った。縁側の畳をはねくり返してみると、持逃げ用の雑囊が出て来た。私はほっとしてそのカバンを肩にかけた。隣の製薬会社の倉庫から赤い小さな炎の姿が見えだした。いよいよ逃げだす時機であった。私は最後に、ポックリ折れ曲った楓の側を踏み越えて出て行った。

その大きな楓は昔から庭の隅にあって、私の少年時代、夢の対象となっていた樹木である。それが、この春久し振りに郷里の家に帰って暮すようになってからは、どうも、もう昔のような潤いのある姿が、この樹木からさえ汲みとれないのを、つくづく私は奇異に思っていた。不思議なのは、この郷里全体が、やわらかい自然の調子を失って、何か残酷な無機物の集合のように感じられることであった。私は庭に面した座敷に入って行くたびに、「アッシャ家の崩壊」という言葉がひとりで浮んでいた。

Kと私とは崩壊した家屋の上を乗り越え、障害物を除よけながら、はじめはそろそろと進んで行く。そのうちに、足許が平坦な地面に達し、道路に出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すると今度は急ぎ足でとつと道の中ほどを歩く。ペしゃんこになった建物の蔭からふと、「おじさん」と喚わめく声がある。振り返ると、顔を血だらけにした女が泣きながらこちらへ歩いて来る。「助けてえ」と、彼女は脅えきった相で一生懸命ついて来る。しばらく行くと、路上に立ちはだかって、「家が焼ける、家が焼ける」と子供のように泣き喚いている老女と出会った。煙は崩れた家屋のあちこちから立ち昇っていたが、急に炎の息が激しく吹きまくっているところへ来る。走って、そこを過ぎると、道はまた平坦となり、そして栄橋のたもとに私達は来ていた。ここには避難者がぞくぞく蝟集<sup>いしゅう</sup>していた。

「元気な人はバケツで火を消せ」と誰かが橋の上に頑張っている。私は泉邸<sup>せんてい</sup>の藪<sup>やぶ</sup>の方へ道を取り、そして、ここでKとははぐれてしまった。

その竹藪<sup>な</sup>は薙ぎ倒され、逃げて行く人の勢で、径<sup>みち</sup>が自然と開かれていた。見上げる樹木もおおかた中空で削ぎとられており、川に添ったこの由緒あ

る名園も、今は傷だらけの姿であった。ふと、灌木の側にだらりと豊かな肢体を投げ出してうずくまっている中年の婦人の顔があった。魂の抜けはてたその顔は、見ているうちに何か感染しそうになるのであった。こんな顔に出食わしたのは、これがはじめてであった。が、それよりもっと奇怪な顔に、その後私はかぎりなく出食わさねばならなかった。

川岸に出る藪のところで、私は学徒の一塊と出逢った。工場から逃げ出した彼女達は一ように軽い負傷をしていたが、いま眼の前に出現した出来事の新鮮さに<sup>おのの</sup>戦きながら、<sup>かえ</sup>却って元気そうに喋り合っていた。そこへ長兄の姿が現れた。シャツ一枚で、片手にビール瓶を持ち、まず異状なさそうであった。向う岸も見渡すかぎり建物は崩れ、電柱の残っているほか、もう火の手が廻っていた。私は狭い川岸の<sup>みち</sup>径へ腰を下ろすと、しかし、もう大丈夫だという気持がした。長い間脅かされていたものが、ついに来たるべきものが来たのだった。さばさばした気持で、私は自分が生きながらえていることを顧みた。かねて、二つに一つは助から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と思っていたのだが、今、ふと己が生きていることと、その意味が、はっと私を弾いた。

このことを書きのこさねばならない、と、私は心につぶやいた。けれども、その時はまだ、私はこの空襲の真相をほとんど知ってはいなかったのである。

対岸の火事が勢いを増してきた。こちら側まで火照りが反射してくるので、満潮の川水に座蒲団を浸しては頭にかむる。そのうち、誰かが「空襲」と叫ぶ。「白いものを着たものは木蔭へ隠れよ」という声に、皆はぞろぞろ藪の奥へ這っていく。陽は<sup>さんさん</sup>燦々と降りそそぎ藪の向こうも、どうやら火が燃えている様子だ。しばらく息を殺していたが、何事もなさそうなので、また川の方へ出てくると、向岸の火事は更に衰えていない。熱風が頭上を走り、黒煙が川の中ほどまで煽られてくる。その時、急に頭上の空が暗黒と化したかと思うと、<sup>はいぜん</sup>沛然として大粒の雨が落ちてきた。雨はあたりの火

照りをやや鎮めてくれたが、しばらくすると、またからりと晴れた天気にもどった。対岸の火事はまだつづいていた。今、こちらの岸には長兄と妹とそれから近所の見知った顔が二つ三つ見受けられたが、みんなは寄り集って、てんでに今朝の出来事を語り合うのであった。

あの時、兄は事務室のテーブルにいたが、庭さきに閃光が走ると間もなく、一間あまり跳ね飛ばされ、家屋の下敷になってしばらくもがいた。やがて隙間があるのに気づき、そこから這い出すと、工場の方では、学徒が救いを求めて喚叫している——兄はそれを救い出すのに大奮闘した。妹は玄関のところで光線を見、大急ぎで階段の下に身を潜めたため、あまり負傷を受けなかった。みんな、はじめ自分の家だけ爆撃されたものと思い込んで、外に出てみると、どこも一様にやられているのに啞然とした。それに、地上の家屋は崩壊していながら、爆弾らしい穴があいていないのも不思議であった。あれは、警戒警報が解除になって間もなくのことであった。ピカッと光ったものがあり、マグネシウムを燃すようなシューツという軽い音とともに一瞬さっと足もとが回転し、……それはまるで魔術のようであった、と妹は戦おののきながら語るのであった。

向う岸の火が鎮まりかけると、こちらの庭園の木立が燃えだしたという声がする。かすかな煙が後の藪の高い空に見えそめていた。川の水は満潮のまま、まだ退こうとしない。私は石崖を伝って、水際のところへ降りて行って見た。すると、すぐ足許のところを、白木の大きな箱が流れており、箱からはみ出た玉葱があたりに漂っていた。私は箱を引寄せ、中から玉葱をつかみ出しては岸の方へ手渡した。これは上流の鉄橋で貨車が転覆し、そこからこの箱は放り出されて漂ってきたものであった。私が玉葱を拾っていると、「助けてえ」という声がきこえた。木片に取りすがりながら少女が一人、川の中ほどを浮き沈みして流されてくる。私は大きな材木を選ぶとそれを押すようにして泳いで行った。久しく泳いだこともない私ではあったが、思ったより簡単に相手を救い出すことができた。

しばらく鎮まっていた向う岸の火が、いつの間にかまた狂いだした。今度は赤い火の中にどす黒い煙が見え、その黒い塊が猛然と広がっていき、見る見るうちに炎の熱度が増すようであった。が、その無気味な火もやがて燃え尽すだけ燃えると、空虚な残骸の姿となっていた。その時である、私は川下の方の空に、ちょうど川の中ほどにあたって、物凄い透明な空気の層が揺れながら移動して来るのに気づいた。竜巻だ、と思ううちにも、烈しい風はすでに頭上をよぎろうとしていた。まわりの草木がことごとく<sup>ふる</sup>慄え、と見ると、そのまま引き抜かれて空にさらわれていく<sup>あまた</sup>数多の樹木があった。空を舞い狂う樹木は矢のような勢いで、混濁の中に落ちていく。私はこの時、あたりの空気がどんな色彩であったか、はっきり覚えてはいない。が、恐らく、ひどく陰惨な、地獄絵巻の緑の微光につつまれていたのではないかとおもえるのである。

この竜巻が過ぎると、もう夕方に近い空の気配が感じられていたが、いまままで姿を見せなかった二番目の兄が、ふとこちらにやって来たのであった。顔にさっと薄墨色の跡があり、背のシャツも引き裂かれている。その海水浴で日焦けした位の皮膚の跡が、後には化膿を伴う火傷となり、数カ月も治療を要したのだが、この時はまだこの兄もなかなか元気であった。彼は自宅へ用事で帰ったとたん、上空に小さな飛行機を認め、つづいて三つの妖しい光を見た。それから地上に一間あまり跳ね飛ばされた彼は、家の下敷になってもがいている家内と女中を救い出し、子供二人は女中に托して先に逃げのびさせ、隣家の老人を助けるのに手間どっていたという。兄嫁がしきりに別れた子供のことを案じていると、向う岸の河原から女中の呼ぶ声がした。手が痛くて、もう子供を抱えきれないから早く来てくれというのであった。

泉邸<sup>せんてい</sup>の杜<sup>もり</sup>も少しずつ燃えていた。夜になってこの辺まで燃え移ってくるといけないし、明るいうちに向う岸の方へ渡りたかった。が、そこいらには渡し舟も見あたらなかった。長兄たちは橋を廻って向う岸へ行くことに

し、私と二番目の兄とはまた渡し舟を求めて上流の方へさかのぼって行った。水に添う狭い石の通路を進んでいくにしたがって、私はここではじめて、言語に絶する人々の群を見たのである。すでに傾いた陽ざしは、あたりの光景を青ざめさせていたが、岸の上にも岸の下にも、そのような人々がいて、水に影を落していた。どのような人々であるか……。男であるのか、女であるのか、ほとんど区別もつかないほど、顔がくちやくちやに腫れ上って、したがって眼は糸のように細まり、唇は思いきり爛れ、それに、痛々しい肢体を露出させ、虫の息で彼等は横たわっているのであった。私達はその前を歩いて行くにしたがってその奇怪な人々は細い優しい声で呼びかけた。「水を少し飲ませて下さい」とか、「助けて下さい」とか、ほとんどみんながみんな訴えごとを持っているのだった。「おじさん」と鋭い哀切な声で私は呼びとめられていた。見ればすぐその川の中には、裸体の少年がすっぽり頭まで水につかって死んでいたが、その屍体と半間も隔たらない石段のところに、二人の女がうずくまっていた。その顔は約一倍半も膨脹し、醜く歪み、焦げた乱髪が女であるしるしを残している。これは一目見て、憐憫よりもまず、身の毛のよだつ姿であった。が、その女達は、私の立ち留ったのを見ると、「あの樹のところにある蒲団は私のですからここへ持って来て下さいませんか」と哀願するのであった。

見ると、樹のところには、なるほど蒲団らしいものはあった。だが、その上にはやはり瀕死の重傷者が臥していて、すでにどうにもならないのであった。

私達は小さな筏いかだを見つけたので、綱を解いて、向岸の方へ漕いで行った。筏が向うの砂原に着いた時、あたりはもう薄暗かったが、ここにも沢山の負傷者が控えているらしかった。水際に蹲っていた一人の兵士が、「お湯をのましてくれ」と頼むので、私は彼を自分の肩に依り掛からしてやりながら、歩いていった。苦しげに、彼はよろよろと砂の上を進んでいたが、ふと、「死んだ方がましさ」と吐き棄てるようにつぶやいた。私も暗然と

して頷き、言葉は出なかった。愚劣なものに対する、やりきれない憤りが、この時我々を無言で結びつけているようであった。私は彼を中途に待たしておき、土手の上にある給湯所を石崖の下から見上げた。すると、今湯気の立昇っている台のところで、茶碗を抱えて、黒焦げの大頭がゆっくりとお湯を呑んでいるのであった。その厩大な、奇妙な顔は全体が黒豆の粒々でできあがっているようであった。それに頭髪は耳のあたりで一直線に刈り上げられていた。(その後、一直線に頭髪の刈り上げられている火傷者を見るにつけ、これは帽子を境に髪が焼きとられているのだということに気付くようになった。) しばらくして茶碗をもらうと、私はさっきの兵隊のところへ持ち運んで行った。ふと見ると、川の中に、これは一人の重傷兵が膝を屈めて、そこで思いきり川の水を呑みふけっているのであった。

夕闇の中に<sup>せんてい</sup>泉邸の空やすぐ近くの焰があざやかに浮き出てくると、砂原では木片を燃やして<sup>ゆうげ</sup>夕餉の焚き出しをするものもあつた。さっきから私のすぐ側に顔をふわふわに膨らした女が横わっていたが、水をくれという声で、私ははじめて、それが次兄の家の女中であることに気づいた。彼女は赤ん坊を抱えて台所から出かかった時、光線に遭い、顔と胸と手を焼かれた。それから、赤ん坊と長女を連れて兄達より一足さきに逃げたが、橋のところで長女とはぐれ、赤ん坊だけを抱えてこの河原に来ていたのである。最初顔に受けた光線を遮ろうとして覆うた手が、その手が、今ももぎとられるほど痛いと訴えている。

潮が満ちてきだしたので、私達はこの河原を立ち退いて、土手の方へ移って行った。日はとっぷり暮れたが、「水をくれ、水をくれ」と狂いまわる声があちこちできこえ、河原にとり残されている人々の騒ぎはだんだん<sup>はげ</sup>烈しくなってくるようであった。この土手の上は風があつて、眠るには少し冷々していた。すぐ向うは<sup>にぎつ</sup>饒津公園であるが、そこも今は闇に閉ざされ、樹の折れた姿がかすかに見えるだけであつた。兄達は土の窪みに横わり、私も別に窪地をみつけて、そこへ入っていった。すぐ側には傷ついた女学

生が三四人横臥していた。

「向うの木立が燃えだしたが逃げた方がいいのではないかしら」と誰かが心配する。窪地を出て向こうを見ると、二、三町さきの樹に炎がキラキラしていたが、こちらへ燃え移って来そうな気配もなかった。「火は燃えて来そうですか」と傷ついた少女は脅えながら私に聞く。

「大丈夫だ」と教えてやると、「今、何時頃でしょう、まだ十二時にはなりませんか」とまた訊く。

その時、警戒警報が出た。どこかにまだ壊れなかったサイレンがあるとみえて、かすかにその響がする。街の方はまださかに燃えているらしく、茫とした明りが川下の方に見える。

「ああ、早く朝にならないのかなあ」と女学生は嘆く。

「お母さん、お父さん」とかすかに静かな声で合唱している。

火はこちらへ燃えてきそうですか」と傷ついた少女がまた私に尋ねる。

河原の方では、誰かよほど元気な若者らしいものの、断末魔のうめき声がある。その声は八方にこだまし、走り廻っている。「水を、水を、水を下さい、……ああ、……お母さん、……姉さん、……光ちゃん」と声は全身全霊を引裂くようにほとぼしり、「ウウ、ウウ」と苦痛に追いまくられる喘ぎが弱々しくそれに絡んでいる。——幼い日、私はこの堤を通過して、その河原に魚を捕りに来たことがある。その暑い日の一日の記憶は不思議にはっきりと残っている。砂原には“ライオン歯磨き”の大きな立看板があり、鉄橋の方を時々、汽車が轟ごうと通って行った。夢のように平和な景色があったものだ。

夜が明けると昨夜の声は止んでいた。あの腸はらわたを絞る断末魔の声はまだ耳底に残っているようでもあったが、あたりは白々と朝の風が流れていた。長兄と妹とは家の焼け跡の方へ廻り、東練兵場に施療所があるというので、次兄達はそちらへ出かけた。私もそろそろ、東練兵場の方へ行こうとすると、側にいた兵隊が同行を頼んだ。その大きな兵隊は、よほどひどく傷つ

いているのだろう、私の肩によりかかりながら、まるで壊れものを運んでいるように、おずおずと自分の足を進めていく。それに足許は、破片といわず<sup>しかばね</sup>屍といわずまだ余熱を燻くすぶらしていて、恐しく<sup>けんあく</sup>嶮悪であった。常盤橋まで来ると、兵隊は疲れはて、もう一步も歩けないから置き去りにしてくれという。そこで私は彼と別れ、一人で饒津公園の方へ進んだ。ところどころ崩れたままで焼け残っている家屋もあったが、至る所、光の爪跡が印されているようであった。とある空地に人が集っていた。水道がちょろちょろ出ているのであった。ふとその時、姪が東照宮の避難所で保護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私は小耳にはさんだ。

急いで、東照宮の境内へ行ってみた。すると、いま、小さな姪は母親と対面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った。昨日、橋のところで女中とはぐれ、それから後はよその人に従<sup>つ</sup>いて逃げて行ったのであるが、彼女は母親の姿を見ると、急に堪えられなくなったように泣きだした。その首が火傷で黒く痛そうであった。

施療所は東照宮の鳥居の下の方に設けられていた。はじめ巡査が一通り原籍年齢などを取調べ、それを記入した紙片を貰<sup>もろ</sup>うてからも、負傷者達は長い行列を組んだまま炎天の下にまだ一時間位は待た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った。だが、この行列に加われる負傷者ならまだ結構な方かもしれないのだった。今も、「兵隊さん、兵隊さん、助けてよう、兵隊さん」と火のついたように泣き喚く声がある。路傍に倒れて反転する火傷の娘であった。かと思うと、警防団の服装をした男が、火傷で膨脹した頭を石の上に横たえたまま、まっ黒の口をあけて、「誰か私を助けて下さい、ああ看護婦さん、先生」と弱い声できれぎれに訴えているのである。が、誰も顧みてはくれないのであった。巡査も医者も看護婦も、みな他の都市から応援に来たものばかりで、その数も限られていた。

私は次兄の家の女中に附添って行列に加わっていたが、この女中も、今はだんだんひどく膨れ上って、どうかすると地面にうずくまらなくなった。



ようやく順番が来て加療が済むと、私達はこれから憩<sup>いこ</sup>う場所を作らねばならなかった。境内到る所に重傷者はごろごろしているが、テントも木蔭も見あたらない。そこで、石崖に薄い材木を並べ、それで屋根のかわりとし、その下へ私達は入り込んだ。この狭苦しい場所で、二十四時間あまり、私達六名は暮したのであった。

すぐ隣にも同じような恰好<sup>かつこう</sup>の場所が設けてあったが、その筵<sup>むしろ</sup>の上にひよこひよこ動いている男が、私の方へ声をかけた。シャツも上衣もなかったし、長ずぼんが片脚分だけ腰のあたりに残されていて、両手、両足、顔をやられていた。この男は、中国ビルの七階で爆弾<sup>あ</sup>に遇ったのだそうだが、そんな姿になりはてても、頗<sup>すこぶ</sup>る気丈夫なのだろう、口で人に頼み、口で人を使い、とうとうここまで落ちのびて来たのである。そこへ今、満身血まみれの、幹部候補生のバンドをした青年が迷い込んで来た。すると、隣の男は屹<sup>きつ</sup>となって、

「おい、おい、どいてくれ、俺の体はめちゃくちゃになっているのだから、触りでもしたら承知しないぞ、いくらでも場所はあるのに、わざわざこんな狭いところへやって来なくてもいいじゃないか、え、とっとと去ってくれ」と唸<sup>うな</sup>るように押っかぶせて言った。血まみれの青年はきょとんとして腰をあげた。私達の寝転んでいる場所から二<sup>メートル</sup>米<sup>メートル</sup>あまりの地点に、葉のあまりない桜の木があったが、その下に女学生が二人ごろりと横わっていた。どちらも、顔を黒焦げに<sup>せ</sup>にしていて、瘦せた脊<sup>せ</sup>を炎天<sup>さら</sup>に晒し、水を求めては呻<sup>うめ</sup>いている。この近辺へ芋掘作業に来て遭難した女子商業の学徒であった。そこへまた、燻製<sup>くんせい</sup>の顔をした、モンペ姿の婦人がやって来ると、ハンドバッグを下に置きぐったりと膝を伸した。……日はすでに暮れかかっていた。ここでまた夜を迎えるのかと思うと私は妙に侘<sup>わ</sup>びしかった。

夜明け前から念仏の声がしきりにしていた。ここでは誰かが、絶えず死んでいくらしかった。朝の日が高くなった頃、女子商業の生徒も、二人とも息をひきとった。溝にうつ伏せになっている死骸を調べおえた巡査が、

モンペ姿の婦人の方へ近づいてきた。これも姿勢を崩して今はこときれて  
いるらしかった。巡査がハンドバッグを開いてみると、通帳や公債が出て  
来た。旅装のまま、遭難した婦人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った。

昼頃になると、空襲警報が出て、爆音もきこえる。あたりの悲惨醜怪さ  
にも大分馴<sup>な</sup>らされているものの、疲労と空腹はだんだん激しくなっていっ  
た。次兄の家の長男と末の息子は、二人とも市内の学校へ行っていたので、  
まだ、どうなっているかわからないのであった。人はつぎつぎに死んでい  
き、死骸はそのまま放<sup>な</sup>つてある。救いのない気持で人はそわそわ歩いてい  
る。それなのに、練兵場の方では、いま、やけに嚙<sup>りゅうりょう</sup> 嘔<sup>らっぱ</sup>として喇叭が吹奏  
されていた。

火傷した姪たちはひどく泣き喚くし、女中はしきりに水をくれと訴える。  
いい加減、みんなほとほと弱っているところへ、長兄が戻ってきた。彼は  
昨日は兄嫁の疎開先である廿日市町<sup>はつかいち</sup>の方へ寄り、今日は八幡村の方へ交渉  
して荷馬車を雇ってきたのである。そこでその馬車に乗って私達はここを  
引上げることになった。

馬車は次兄の一家族と私と妹を乗せて、東照宮下から饒津へ出た。馬車  
が白島から泉邸入口の方へ来掛った時のことである。西練兵場寄りの空地  
に、見覚えのある、黄色の、半ずぼんの死体を、次兄はちらりと見つけた。  
そして彼は馬車を降りていった。兄嫁も私もつづいて馬車を離れ、そこへ  
集った。見覚えのあるずぼんに、まぎれもないバンドを締めている。死体  
は甥の文彦であった。上着は無く、胸のあたりに拳<sup>こぶしだい</sup>大の腫れものがあり、  
そこから液体が流れている。真黒くなった顔に、白い歯がかすかに見え、  
投出した両手の指は固く、内側に握り締め、爪が食い込んでいた。その側  
に中学生の屍体が一つ、それから又離れたところに、若い女の死体が一つ、  
いずれも、ある姿勢のまま硬直していた。次兄は文彦の爪を剥ぎ、バンド  
を形見にとり、名札をつけて、そこを立ち去った。涙も乾きはてた遭遇で  
あった。

馬車はそれから国泰寺の方へ出、住吉橋を越して己斐の方へ出たので、私はほとんど目抜き焼け跡を一覧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キラキラと炎天の下に横わっている銀色の虚無のひろがりの中に、路があり、川があり、橋があった。そして、赤むけの膨れ上がった屍体がところどころに配置されていた。これは精密巧緻な方法で実現された新地獄に違いなく、ここではすべて人間的なものは抹殺され、たとえば屍体の表情にしたところで、何か模型的な機械的なものに置換えられているのであった。苦悶の一瞬足掻いて硬直したらしい肢体は一種の妖しいリズムを含んでいる。電線の乱れ落ちた線や、おびただしい破片で、虚無の中に痙攣的の図案が感じられる。だが、さっと転覆して焼けてしまったらしい電車や、巨大な胴を投出して転倒している馬を見ると、どうも、超現実派の画の世界ではないかと思えるのである。国泰寺の大きな楠木も根こそぎ転覆していたし、墓石も散っていた。外郭だけ残っている浅野図書館は屍体収容所となっていた。路はまだところどころで煙り、死臭に満ちている。川を越すたびに、橋が墜ちていないのを意外に思った。この辺の印象は、どうも片仮名で描きなぐる方がふさわしいようだ。それで次に、そんな一節を挿入しておく。

キラキラノ破片ヤ

灰白色ノ燃エガラガ

ヒロビロトシタ パノラマノヨウニ

アカクヤケタダレタ ニンゲンノ死体ノキミヨウナリズム

スベテアッタコトカ アリエタコトナノカ

パット剥ギトッテシマッタ アトノセカイ

テンプクシタ電車ノワキノ

馬ノ胴ナンカノ フクラミカタハ

ブスブストケムル電線ノニオイ

倒壊の跡のはてしなくつづく路を馬車は進んで行った。郊外に出ても崩れている家屋が並んでいたが、草津をすぎるとようやくあたりも青々として災禍の色から解放されていた。そして青田の上をすいすいと蜻蛉とんぼの群が飛んでゆくのが目に沁ししみた。それから八幡村までの長い単調な道があった。八幡村へ着いたのは、日もとっぷり暮れた頃であった。そして翌日から、その土地での、悲惨な生活が始った。負傷者の快復もはかどらなかったが、元気だったものも、食糧不足からだんだん衰弱していった。火傷した女中の腕はひどく化膿し、蠅が群れて、とうとう蛆うじがわくようになった。蛆はいくら消毒しても、後から後からわいた。そして、彼女は一月あまりの後、死んで行った。

この村へ移って四、五日目に、行方不明であった中学生の甥が帰ってきた。彼はあの朝、建もの疎開のため学校へ行ったが、ちょうど教室にいた時、光を見た。瞬間、机の下に身を伏せ、次いで天井が墜おちて埋れたが、隙間を見つけて這い出した。這い出して逃げのびた生徒は四、五名にすぎず、他は全部、最初の一撃で駄目になっていた。彼は四、五名と一緒に比治山じやまに逃げ、途中で白い液体を吐いた。それから一緒に逃げた友人の所へ汽車で行き、そこで世話になっていたのだそうだ。しかし、この甥もこちらへ帰って来て、一週間あまりすると、頭髪が抜け出し、二日位ですっかり禿はになってしまった。今度の遭難者で、頭髪が抜け鼻血が出だすと大概助からない、という説がその頃大分ひろまっていた。頭髪が抜けてから十二三日目に、甥はとうとう鼻血を出しだした。医者はその夜がすでにあぶなかろうと宣告していた。しかし、彼は重態のままだんだん持ちこたえていくのであった。

Nは疎開工場の方へはじめて汽車で出かけて行く途中、恰度汽車がトンネルに入った時、あの衝撃を受けた。トンネルを出て、広島の方を見ると、落下傘が三つ、ゆるく流れてゆくのであった。それから次の駅に汽車が着くと、駅のガラス窓がひどく壊れているのに驚いた。やがて、目的地まで

達した時には、すでに詳しい情報が伝わっていた。彼はその足ですぐ引返すようにして汽車に乗った。擦れ違う列車はみな奇怪な重傷者を満載していた。彼は街の火災が鎮まるのを待ちかねて、まだ熱いアスファルトの上をずんずん進んで行った。そして一番に妻の勤めている女学校へ行った。教室の焼け跡には、生徒の骨があり、校長室の跡には校長らしい白骨があった。が、Nの妻らしいものは遂に見い出せなかった。彼は大急ぎで自宅の方へ引返してみた。そこは宇品の近くで家が崩れただけで火災は免れていた。が、そこにも妻の姿は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それから今度は自宅から女学校へ通じる道に斃れている死体を一つ一つ調べてみた。大概の死体が打つ伏せ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それを抱き起しては首実検するのであったが、どの女もどの女も変りはてた相をしていたが、しかし彼の妻ではなかった。

しまいには方角違いの所まで、ふらふらと見て廻った。水槽の中に折重なって漬<sup>つか</sup>っている十あまりの死体もあった。河岸<sup>かし</sup>に懸<sup>かか</sup>っている梯子<sup>はしご</sup>に手をかけながら、そのまま硬直している三つの死骸があった。バスを待つ行列の死骸は立ったまま、前の人<sup>の</sup>肩に爪を立てて死んでいた。郡部から家屋疎開の勤労奉仕に動員されて、全滅している群も見た。西練兵場の物凄さといったらなかった。そこは兵隊の死の山であった。しかし、どこにも妻の死骸はなかった。

Nはいたるところの収容所を訪ね廻って、重傷者の顔<sup>のぞ</sup>を覗き込んだ。どの顔も悲惨のきわみではあったが、彼の妻の顔ではなかった。そうして、三日三晩、死体と火傷患者をうんざりするほど見てすごした挙句、Nは最後にまた妻の勤め先である女学校の焼け跡を訪れた。

初出「三田文学」1947（昭和22）年6月号

.....

本文テキストは青空文庫（日本ペンクラブ電子文藝館編輯室）よりダウンロードし、歴史的かなづかいを現代かなづかいに改めたものです。